

毕业十年

BIYE SHINIAN

写给80后的青春告别信

劲行 著

有一种青春叫**梦想** 有一种悲催叫**迷茫**

有一种生活叫**奋斗** 有一种回忆叫**难忘**

轻松 幽默 时尚 尖锐 贴近生活

写在**80后**先后迈入**30岁**之际

毕业十年

BIYE SHINIAN
写给80后的青春告别信
劲行 著

献给那些漂泊的毕业生

简单的行囊，爱与梦的起程，逝去的青春岁月。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，也是一部关于纪念的作品，让曾经的少年情怀永在心中，不再远离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业十年 / 劲行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229-05080-1

I. ①毕… II. ①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7812号

毕业十年

BIYE SHINIAN

劲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特约策划: 郭宝胜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 玉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王丽丽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00千字

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080-1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毕业十年

——写给80后的青春告别信

我旅行的时间很长，旅途也是很长的。天刚破晓，我就驱车起行，穿遍广漠的世界，在这个星球之上留下辙痕。离你最近的地方，路途最远，最简单的音调，需要最艰苦的练习。

——吉檀迦利（泰戈尔）



第一章 最初的时光

一

当林薇告诉妈妈她要去北京工作的消息，妈妈觉得是天方夜谭。北京在哪儿？不就是每天《新闻联播》前电视里升国旗的地方^①，是天安门，是故宫，是中南海，是北大、清华，是长城……说不清有多么熟悉，但又如此遥远，在妈妈心中，北京是一个图腾，虽然随处可以感觉到，却是如此的不真实。

林薇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，七岁父母离婚后，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去了广东，十多年来她只见过父亲一次，妈妈是她唯一的依靠。在此后漫长的十年中，妈妈没有再婚。四年前，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，妈妈却告诉她，妈妈要结婚了，结婚对象就是妈妈单位的张叔叔。这位张叔叔林薇见过，她不喜欢他那样的男人，谦卑、猥琐，可考虑到妈妈的感受，林薇没有反对。在林薇到大学读书后不久，也就是那年的国庆节，他们就结婚了，妈妈将她俩居住了十多年的破烂小屋以六万元卖掉，然后和张叔叔一起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子。张叔叔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，叫张晓军，初次见到晓军是大大一寒假，晓军对着她一脸的坏笑，林薇明白那是对她的敌视。晓军是个小男孩，有时搞些恶作剧也就忍了，她不愿也不会和一个小男孩去计较什么，但从此她很少回家，暑假也尽量待在学校，出去做做家教，打些零工，过得还算不错。

四年过得很快，林薇又回来了。这次回来她发现一切都变了，晓军不再对她有敌视，而是非常热情，热情得有些别扭，就像在外边某些无事献殷勤的男人一样，鼻涕般黏着脱不了身，这时她才想起晓军已经十七岁，是大小伙子了。林薇这年二十一岁，正是如同鲜花般盛开的年龄，每天都可以感触到男人们火热的眼神，晓军自然是这些眼光中让她最别扭的，每当只有他

^① 20世纪80年代中到21世纪初的近20年的时间里，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前的18:55分左右会播出升国旗、奏国歌这一环节。

们俩在家的时候，她总是特别紧张。她当然不明白男孩在青春期肉体与内心强烈的冲突，像她这么一个青春美丽的少女，每天都在晓军眼皮底下晃来晃去，对他是种极大的折磨和诱惑。其实晓军也害怕。

但是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回到家的第二个月，也就是七月，林薇发现洗澡换下的胸罩不见了，找了很久，终于趁晓军出去的时候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了。晓军回来后，她立即质问他在做什么，她要去告诉妈妈和张叔叔，晓军马上就吓哭了，她又觉得自己过分了，想去安慰他，谁知晓军一把抓住她的手说道：

“姐姐，我喜欢你……”

林薇吓得夺路而逃，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拨通了秦岭的电话，哭着对他说道：

“我答应你，我来北京。”

“你怎么就想通了？”秦岭问道。

“我想你……”

“想得都哭成这样了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薇薇，我也每天都在想你，虽然离开你才不到一个月，可是我每天都有要去找你的冲动，我真的有些坚持不下去了……”

妈妈自然反对林薇去北京，她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实在放心不下。

“你张叔叔一直为你工作的事跑上跑下，你不要着急，总会解决的，家里虽没什么钱，但养你一两年是没问题的。”妈妈说道。

“不，我要去北京，我已经决定了！”林薇说道。

“为什么这么坚持？一定是有原因。”妈妈问道。

“没什么原因，就是我想出去闯闯。”

“出去闯闯，你像是个出去闯的人吗？你是个女孩子，不是男孩子，没人要求你功成名就。”

“妈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什么男子女子孩子的。”

“不，我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，难道是为了爱情？”妈妈问道。

林薇沉默不语了。

“到底是谁？如果真的是个可靠的男孩，我也就不反对了。”妈妈说道。

林薇点了点头，从包里拿出照片指着说道：“是他！”

妈妈接过照片问道：“是秦岭，他不是你高中同学吗？”

照片上是一个和林薇年龄相仿的男生，瘦高挺拔，面貌俊朗，一头卷曲的长发，带着自信的微笑，浑身上下是艺术家的气息。

林薇和秦岭是高中同学，但是高中三年他们交往并不多，秦岭是一个高傲而且沉默的男孩，有着对绘画艺术的狂热。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在外边学习绘画，待在学校的时间并不多，更别说业余时间和他们这帮同学一起玩了。高三更是没有待在学校，他在全国各地参加艺考，再后来大家就各奔东西了。与秦岭再次相逢是在省城，秦岭在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就读，刚好他们俩都参加大学间的一次联谊活动，因为是高中同学，就聊上了，也不知怎么，越聊越开心，就约了下次再聊，最后变成每周必聊。

从那次算起，已经过去三年多了，三年多来两人的感情日渐深厚。林薇是个看上去说话不多，挺文静的女孩子，却喜欢暴风骤雨般的爱，秦岭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爱得偏执，爱得疯狂。

“毕业后你随我去北京吧？”秦岭许多次这样问道。

但林薇总是沉默不语，因为北京太遥远，远得除了是脑海中固定的符号，没什么其他感觉，这种感觉她害怕。后来问急了，林薇反问秦岭道：

“如果你真的爱我，那为什么不愿意随我回家去？”

“绘画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，缺一不可，可你要我回去干什么？做一个普通的美术老师吗？你让我浪费所有的才华和激情，在平凡中耗掉自己的青春，你忍心吗？”秦岭答道。

“但你让我放弃所有，随你去漂泊，除了爱，你又能给我什么？你又何其忍心？”林薇反问道。

“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成功的，而且我会将我的所有都给你。”秦岭说道。

他们在这样的争吵中度过了最后一年，这一年彼此都感到了疲倦。毕业后秦岭执意北上去寻找他的艺术梦想，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，林薇忽然觉得特别难过，秦岭挥挥手在车门口向她再见的表情，就像是要永远再见一般，车子开动的瞬间，泪水喷涌而出，她追着火车向他挥手，像是要追回往日的快乐时光。

“薇薇，你一定要等我！”

秦岭大声喊着，他的长发被风吹着飞舞着，成了林薇定格的记忆。



二

北京，清晨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在和平里的一幢苏联式的老房子上，路边有人在叫卖早餐，有人在做运动，一些上班族迈着匆匆的步伐奔向四面八方。这时闹铃响了，武骏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叹着气从床上爬起来。他穿好衣服走到客厅，看见成杰中就躺在沙发上睡觉，看穿戴就知道昨晚在外面鬼混到很晚，回来也没换洗就躺沙发上睡了。秦岭在房间里打着呼噜睡得正香。他走到房间里，抬起脚，一脚踢到秦岭屁股上。

“干吗呀？”秦岭翻了个身问道。

“臭小子，你媳妇快到了，还睡什么觉，要睡待会儿接到你媳妇再睡，睡你个天昏地暗。”武骏说道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都几点了？”

秦岭说着慌忙穿好衣服。

“都七点四十了，你还做梦来着，等下你心爱的薇薇让人拐跑了，看你找谁去哭。”

秦岭没有再理他，昨天林薇在电话里说了火车到站是八点五十，虽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但谁知道北京的早高峰会发生什么事，就算坐地铁，从这里坐公交车到二号线的雍和宫站也有两站，再在复兴门倒一号线在军博下，军博到西客站还有两站路要走，满打满算来刚好，还得出意外。

洗漱穿戴好，秦岭就匆匆往外走，只听见武骏在后面大呼小叫的：

“别这么急，你等等我啊！”

“等你干啥啊？咱媳妇待会儿拐跑了，你能赔给我吗？”

“我倒是愿意，就看我那位愿意不！”武骏追上来笑着说道。

“你小子就嘴上逞能，能这么放得下，跟着你女朋友跑北京来干吗？”

武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没你本事，我只能跟着媳妇跑，可你能让媳妇跟你到北京。”

“少跟我贫，你跟着我干吗？陪我去接薇薇？”秦岭问道。

“谁跟你贫了？昨儿接到一家装饰设计公司的面试通知，约的是上午九点。”

“这一个月来也面试七八家公司了，怎么只听见打雷，不见下雨啊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人家都需要工作经验呗，谁要我们这刚毕业的。”

他俩聊着聊着便到了公交车站，不一会儿，一辆公交车来了，是武骏要坐的车，虽然人已经很多了，他还是用力挤上去了。

“祝你成功啊！”秦岭朝着武骏喊道。

武骏勉强回过头，朝他笑笑，车旋即关上门开走了。

紧赶慢赶，倒了公交倒地铁，再加上一路小跑，累得满头大汗总算赶上了。秦岭听着广播，站在出站口看着鱼贯而出的人，激动得有些难以自持，赶紧拿出一根烟想平复下心情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火机，双手正上上下下忙乎着，忽然听见有人在问：“先生，请问你是要借火吗？”

他赶紧抬起头，嘴里叼的烟差点掉下来，就这一会儿不留神，林薇已站在他的面前了。虽然坐了一夜火车，林薇没见疲惫，依然是那么美丽动人。她笑了笑，拿出一个火机将他的烟点上，但他还站在那儿发呆。

“怎么，一月不见，变傻了？”林薇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都不知道我该干吗了。”他答道。

“你该干吗就干吗啊！”林薇说道。

他立即伸出双手紧紧将她抱住，车站里人来人往，不少人看着他们俩，又报以善意的微笑走开了。

“谢谢你，薇薇！”

“别这么客气，说得我都有些不自在了。”

这时她看见秦岭眼中湿润了，显得非常动情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我们走吧！”

他说着用手揉了揉眼睛，然后帮她背起行李，一起离开了车站。

这是林薇第一次来到北京，她好奇地观察着这周围的一切。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都会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，当视线离开那些标志性建筑，又没觉得和普通城市有什么两样，如果说有区别，就是这座城市的大，坐上车子是没完没了地走。

林薇没想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如此宁静而美丽，这个苏式的老建筑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，应该说是非常繁华的地段，可稍微拐了几个弯就从繁闹市井没入宁静祥和之中，到处是参天大树。这座小楼就隐藏在绿荫之中，夏



日的阳光透过树叶将光影斑驳地投射在红砖墙上，像是时光深处的一位老者。

秦岭就住在这座老楼的三楼，一个三居室的套间内。这房子是秦岭大学同学成杰中一亲戚的，现在亲戚全家都移民美国了，交给成杰中的父亲托管。由于成杰中来北京学习，他父亲就将这房子暂时让他住着。成杰中觉得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太寂寞了，刚好同学秦岭、武骏都来到北京寻找机会，便邀请他们一起过来住，三居室，正好一人一间。

成杰中的家境比较好，父亲是个企业家，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二代，泡在蜜罐中长大，什么事都不用想，什么事都由家里安排好了。成杰中小时候，妈妈喜欢附庸风雅，使劲让他学习什么钢琴、书法、绘画等等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这小子从初中迷上了绘画和雕塑，高中执意要考艺术院校的绘画、雕塑专业，让希望他学习商业的父亲极为不满，他抗争了许久，父亲才勉强同意他报考艺术院校。但是上了大学后，父亲又提出大学毕业以后一定要去国外学习商科，他虽口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没当回事。没想到父亲已安排好了这一切，毕业后马上就让他去北京学习英语，然后去英国或加拿大学习商业。可到了北京就由不得父亲了，父亲也不能成天守着他，他没上几天课，成天就在艺术圈子里混。

这天早上秦岭和武骏走了后，成杰中继续躺在沙发上睡觉，直到听见钥匙开门声才醒来，抬头看见秦岭和林薇已进门了，才赶紧起身。

“薇薇，来了啊！坐吧，坐吧！”成杰中让出沙发说道。

“成哥，你好！”林薇笑着与成杰中打着招呼。

“瞧你睡的这汗臭味，咱们不坐这儿，先去房间里坐坐。”秦岭拉着林薇答道。

到了房间，放下东西，成杰中带着狡猾的笑容也跟进来了。

“薇薇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哥啊？”成杰中问道。

“想，怎么不想？天天都想。”林薇说道。

“真的啊！薇薇真会说话，那咱们先到隔壁聊聊，就不要理秦岭了。”

“去去去，你赶紧忙自己的事去。”秦岭赶紧拦住，将成杰中往外推。

“你急什么？难道一会儿都等不了了？俗话说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家薇薇刚到，连话都不说两句，显得我也太不客气了吧！”成杰中挡在门口说道。



“不差你这两句话，心意薇薇领了，人家一夜跑了几千里，让人家休息下吧！”

“靠，你都立地成佛了，会让薇薇马上休息？”成杰中嚷道。

“就休息，就休息！”

秦岭说着用力将门关上，然后反锁了。成杰中在门口吹了两声口哨走开了。周围终于安静下来了。秦岭望着林薇，一个月来堆积在心中许许多多想说的话，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

情绪刚到位，突然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，还有成杰中的叫唤声：“秦岭，秦岭。”

秦岭无奈地大声问道：“又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想跟你说下，我出去了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啊！”

成杰中说完就走了，还将大门关得惊天动地。

“这小子……”秦岭摇摇头说道。

林薇倒在床上大笑了起来。

晚上，成杰中在不远处的川菜馆请客吃饭，武骏带着女朋友周天娜也一起过来了。周天娜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同时也是秦岭、武骏、成杰中在美术学院的同学。所以说武骏也是随了爱情来到北京。

林薇虽然和他们不是同学，但因为是秦岭的女朋友，早就熟了，也没什么客套，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开了。

天娜托家里的关系，已在一家国有大商业集团上班，工作也是商业形象设计等方面的事，算不上辛苦，闲的时间不少。但武骏东奔西走，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，那个愁啊！愁起来就要喝酒。

“你老喝什么闷酒啊？工作的事总会有着落的。”秦岭劝道。

“我哪为什么工作着急？人家都说我一应届毕业生，有这水平不错了，面试的都是大公司。我愁什么啊？你问娜娜，她要我去见她妈。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去见她妈啊？”武骏说道。

“见你妈？你妈都知道了？”林薇问天娜。

“我妈还不知道，她现在整天唠叨着给我介绍男朋友，说姑娘大了不值钱，恨不能马上把我嫁出去。”天娜答道。

“这不现成的人在这儿，那你跟你妈说，男朋友早就替她老人家找好

了，不忙她操心了，挑好日子，把事办了就成了！”成杰中说道。

“有这么简单就好了，说起她妈我就直哆嗦，我可怎么办啊？”武骏答道。

“还哆嗦，她妈哪点让你哆嗦了？你给点长进好不好？”成杰中说道。

“还真是哆嗦，半年前她妈去学校，看见我和娜娜在一起，那眼神差点没把我杀了，我真害怕啊！”武骏答道。

天娜在武骏头上戳了下，大声说道：“谁要把你杀了？是你自己像个小老鼠似的吓得乱窜，我妈能不提高警惕吗？她也是怕我被人占了便宜啊！”

“哟，你妈警惕性真高，便宜占了都两三年了，还在警惕着。”成杰中笑着说道。

天娜脸上红了，说道：“什么便宜啊？你这人就一个俗字。”

“做得说不得啊？那年武骏只差点没上广播站去广播了。”成杰中依然一脸坏笑地说着。

“广播什么啊？”

“他的处男生涯结束了！”

桌上一阵哄堂大笑，气得天娜直往武骏身上捶，闹哄哄的饭吃了两个小时才结束。

三

吃了饭，回房间休息了一会儿，武骏便送天娜回家，天娜家住在亮马桥那边，算不上远，坐公交车也就三四站地，俩人今天的话题绕来绕去还是去见天娜妈的事。

“你不去见，我就听我妈的安排去相亲了！”天娜撅起嘴说道。

“我害怕！”武骏答道。

“怕什么？还怕我妈吃了你不成？”

“你妈会怕我吃了你！”

“吃了就吃了，哪还有女孩子不嫁人的，嫁谁都是要嫁，不行，我今晚就和妈说。”

“说什么啊？”

“说我们俩的事啊！”



他们俩一路争争吵吵就到了天娜家楼下。天娜家的房子是八十年代建的老房子，一室一厅，大约五十多平方米，天娜从小就住在这里，房虽不大，但对于他们家三口算凑合吧，何况这还是在三环边上。

天娜笑了笑说道：“你在楼下等着，我先回家和妈说说咱们的事，如果我妈要见你，我在窗边上招招手，就四楼那个最左边的窗户，你就上来。”

武骏点了点头，看着天娜像一只蝴蝶般飞上了楼梯。

走出单元门，看见不少人在院子里散步，远处有风吹来，带来东三环上的嘈杂声。他找了个花坛护栏坐下，点燃了一根烟，回想起他和天娜三年来的感情。天娜和他是同班同学，开始也没觉得怎么样，只是觉得这北京女孩挺漂亮，但是泼辣，心高气傲。大二的时候去云南写生，爬山时天娜扭了脚，他就把她背下了山，也许是因为感激，天娜开始亲近他。青春的冲动，让爱情像潮水般将两人冲到了一起，谁也没有想过未来，总觉得未来是遥远的，朝夕相处了一千多个日夜，谁知暮夜晨昏转瞬而过，临到毕业才感到撕裂般的疼，那些夜里天娜总是在他怀里哭泣。

“我随你去北京！”

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，他已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，何况北京又不是什么穷乡僻壤，是伟大祖国的首都，是政治文化的中心，说不定在那可以遇到好的发展机遇。但他是独子，父母总是希望他留在身边，父亲是公务员，母亲是当地银行的中层，家里条件小康，如要回到家乡找一份收入中等、稳定的工作绝对不是问题。

武骏将自己想去北京的想法说给父母听，父母也没反对，说人往高处走，孩子大了，愿为前途、为爱情出去闯闯，体验下生活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所以他就这样到了北京。天娜回到北京后，爸妈很快给她找了份工作，而他一直还是在找工作。他本想让自己在北京稍站稳脚跟再去见天娜父母，谁知天娜催得这么紧。

抽完一支烟，觉得天有些凉了，他便站起来走走，还没走两步，就听见楼梯上一阵轰隆声，紧接着看见天娜气喘吁吁地跑了下来，边走还边抹着眼泪，看这阵势，肯定是为他的事和父母吵架了。

“走，我们走……”

天娜走到他面前说道。

他也不便再问什么，只好牵着她的手匆匆离去。

回到武骏的住处，秦岭和林薇已经睡了，成杰中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见武骏带着天娜又回来了，忙起身问道：“这十八里相送，送来送去又回来了啊？”

两人叹了口气，没说话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我说别这么着急嘛！见丈母娘要计谋的，你这急哄哄的，让丈母娘给轰出来了吧？”成杰中继续问道。

“谁给轰出来了，是我离家出走了！”天娜答道。

“呵，准备私奔了，不错，有勇气。”成杰中拍着手掌说道。

“私奔，我奔哪儿去？就这房子，要是你爸收回去了，我们奔街头啊？”

天娜正说着，手机响了，她拿起来看了看号码，是家里打来的，马上给按掉道：“我就是抗争下嘛！争取婚姻自主。”

“我说大小姐，对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只有沟通，彼此妥协才能解决问题。”成杰中说道。

这时天娜的手机又响了，她看了看号码就将手机关了。

“娜娜，你别这样，会让父母担心的，我送你回去吧？”武骏说道。

“就这样回去，多没面子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天娜说完伸了伸懒腰，看看时间不早了，说明天还要上班，便洗澡回房睡觉去了，武骏也赶紧跟进去，客厅只剩下成杰中在无聊地看着电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武骏送天娜去上班，接着到处转了转，在报刊亭买了一份载有很多招聘信息的报纸。回到了屋子里，见成杰中、秦岭和林薇都已起床了，成杰中在弄着他的雕塑，秦岭和林薇坐在沙发上，三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

“薇薇，你要找工作吗？看看报纸吧！”

武骏说着将报纸递给林薇，林薇看了看，然后说道：“没想到会有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怪不得人们都要来北京。”

“好工作是多，但你别看每周都有什么诺基亚、美奥广告等如雷贯耳的公司在招人，这都是找精英的，没工作经验的想都不要想。”武骏说道。

“那不能这么说，精英也是从最底层做起的，没有谁天生就是精英，真



正有才华的人是掩盖不住光芒的，比如说我们秦岭同学，才来北京多久？他的画就被几家画廊看中，他现在正在为与哪家画廊签约烦恼呢！”成杰中说道。

秦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：“瞧你说的，八字还没一撇的事，人家只是表示欣赏，签约的事要稍后再谈，签不签还没定呢！”

“你也别谦虚了，都几个月了，怎么没人要和我签约，这俩字我都没听说过。”成杰中说道。

“你是来北京学外语的，准备出国留学的，以后玩的都是资本，还玩什么艺术啊！”秦岭说道。

“呸！还资本呢！我他妈的更爱玩小资……”成杰中答道。

这时武骏的手机响了，接听后他马上从面无表情变成面带微笑，然后是控制不住的激动，最后他放下手机，尖叫着跳了起来，嘴里不停喊着：

“成了，成了……”

“是通知上班了吧？”秦岭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就说呢，一猜就准。”秦岭说道。

“我赶紧告诉娜娜！”

武骏说着掏出电话到房间里，还把门给关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武骏飞似的跑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嚷着：“我出去了，不陪你们玩了，你们自个儿乐吧！”

“嘿！小心别摔着了。”成杰中喊道。

随后听见楼道里一阵轰隆隆的声音，武骏整个人像是滚下去的。

这天天娜陪着武骏去买了件新的衬衫，还有一双新的皮鞋，第二天穿戴得整整齐齐去上班。这个公司算是一家比较大的装饰设计公司，条件还不错，助理设计师，按规矩试用期三个月，试用期工资1500元/月，转正后工资2000—2500元/月，外有设计费提成。

天娜和武骏还商定了，转正后就去天娜家，拜见天娜的爸妈。

不久，林薇也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做文员，工资1300元/月，算是勉强能养活自己了。

四

上班的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秋天了，武骏由于工作还算出色，终于在十一月初转正。林薇由于工作认真负责，也在公司站稳了脚。成杰中仍没去英语学习班上课，一直在玩自己的雕塑，听说近来正在狂追一位平面模特。最郁闷的还是秦岭，他的油画挂在几家画廊一幅也没卖出去，所谓的签约之事自然就没影了。

按照当初的计划，武骏工作转正了就要去见天娜的爸妈，这事一想他就紧张，那年天娜妈妈审视视觉的目光还历历在眼前，挥之不去。

“妈也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保护女儿啊，害怕我遇人不淑啊！”天娜总是这样解释道。

“你还怕遇人不淑？我才遇人不淑。”武骏说道。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遇见的人不是淑女啊！”

“去你的……”

去天娜家的这天突然起风了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刮来的寒风让气温急剧下降，武骏穿了件棉衣，提着天娜早给准备好的礼物来到了天娜家楼下，按了门铃上楼，还没到四楼就听见天娜和她妈在大声说着什么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上到楼上，看见天娜已站在门口笑咪咪地迎接他。

“干吗还这么客气啊？带这么多东西！”天娜大声说道。

“第一次上你家登门拜访，能不客气点吗？”武骏回应道。

“那赶紧进来吧！”

进门换好鞋，便见天娜爸和妈走过来。

“小武同学来了，欢迎欢迎！”天娜妈大声笑着说道，一扫去年见面时冷漠审视的表情。她爸也赶紧走过来将礼物接住说道：“哎呀！这么破费干什么，以后不要带这些东西了。”

一阵客气的寒暄后，入座喝茶，彼此才开始认真地审视对方。

天娜爸一看就是个老实人，穿着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中年人，非常的朴实。他的话不多，坐了一会儿就忙着倒茶，去厨房忙这忙那。天娜妈则是个



精明女人，五十岁左右，保养得不错，听天娜说过她妈年轻时还当过舞蹈演员，所以眉目间还能看出当年的几分风姿。闲聊了几句后，天娜妈的笑容便渐渐收敛了起来，露出了曾有过的审视目光，问道：“听天娜说你家在地方上算不错的。”

“哪里！勉强算小康吧。”武骏答道。

“你爸爸在当地是干什么的？”天娜妈问道。

“爸爸在市政府工作。”

“是什么级别啊？”

“科长。”

“你妈妈呢？”

“我妈妈在银行工作，也是一个科长。”

“银行工作不错啊！现在银行效益都不错。”

“还好，比其他地方稍强点吧！”

“小武挺谦虚，我看你们这样的家庭应该还有点家底的。”

“这个还真不太清楚。”

“你还有兄弟姐妹吗？”

“就我一个。”

“一个人跑这么远家里放心吗？”

“还好，承蒙娜娜和阿姨关心。”

“是啊！我们家娜娜可只对你一门心思。”

这时天娜走了过去，靠在妈身上说道：“妈，你让人家喘口气嘛！一句接一句的。”

天娜妈笑着赶紧将天娜搂住说道：“瞧你，心疼了？我这还不是关心你们俩的事儿嘛！”

说着天娜妈回过头对武骏说道：“小武，喝茶，我先去厨房忙会儿，咱们待会儿再聊。”

天娜妈说着便起身去厨房了。武骏这才松了口气，发觉额头上有细细的汗珠渗出来，赶紧从茶几上抽了张纸擦擦。

“我说你是干吗？有这么紧张吗？”天娜将茶递给武骏问道。

武骏端过茶，喝了一大口，仍然不解渴，又接着喝了一大口。

“我说你的手怎么在抖啊？别把茶泼出来了。”天娜接着说道。